

娘娘威武

NIANGNIANG
WEIWU

贡茶

贡茶

GONGCHA
WORKS

一道圣旨从天而降，
将军府小姐摇身变失忆太后娘娘，
有空逗逗孩子，得闲整整宫规。
就是从从来不瞧送货上门的太上皇一眼！
而他开始是骑马，
中间成王爷，结局却变成太上皇！
太后娘娘：
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还是我忘记了什么。

附赠独家甜蜜番外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娘 威 武

NIANGNIANG
WEIWU

次顏媚骨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娘娘威武 / 贡茶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
2014.4

ISBN 978-7-5171-0480-3

I. ①娘… II. ①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151号

责任编辑 马晓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*1000毫米 1/16 16印张

字 数 340千字

定 价 25.00元 ISBN 978-7-5171-0480-3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	进宫冲喜 / 001
第二章	惊心动魄 / 009
第三章	再度见面 / 015
第四章	变生不测 / 025
第五章	晋升太后 / 038
第六章	分析形势 / 045
第七章	登位大典 / 053
第八章	红杏出墙 / 061
第九章	娘娘威武 / 069
第十章	温馨场景 / 077
第十一章	无心之言 / 086
第十二章	证人言词 / 094
第十三章	真相大白 / 102
第十四章	朕咬一口 / 109
第十五章	错综复杂 / 114
第十六章	果断挥剑 / 121
第十七章	四名俊男 / 128



目录

第十八章	成功翻案 / 135
第十九章	会吹箫了 / 142
第二十章	心有千结 / 153
第二十一章	俏脸生霞 / 164
第二十二章	不能自控 / 172
第二十三章	搂在怀里 / 178
第二十四章	画个大饼 / 187
第二十五章	终于相思 / 195
第二十六章	以退为进 / 203
第二十七章	夜半幽会 / 211
第二十八章	想起往事 / 217
第二十九章	含情脉脉 / 224
第三十章	眼神犀利 / 230
第三十一章	俊俏郎君 / 238
番外一	粉团 / 247
番外二	礼物 / 249



第一章 进宫冲喜

大唐国天平十六年，辰时八刻，数十位侍卫拥着一辆华丽的宫车驰向皇宫方向。

因今日是七巧节，出行的姑娘极多，多在街市置买瓜果针线，听得喧闹，见得宫车，都互相询问道：“是哪位贵人出游？”

突然有人指着拼命要挤到宫车旁边的一个婢女道：“咦，那不是王小姐身边的侍婢葡萄吗？”

“小姐，小姐！”葡萄左冲右突，仗着学过武，硬是冲破侍卫的防线，奔到宫车旁边，攀上车辕，死也不肯放手。

“停下停下！”王倾君气急败坏地喊道，待掀了帘要跳下宫车，一瞥侍卫们严厉的目光，又打消了心思，唉，好女不吃眼前亏。

她手一伸，拉住葡萄的手臂，把她扯进宫车内，喘着气道：“你不去向族长等人报讯，设法弄我出宫，居然跟了上来，作死吗？”

葡萄拍着胸口定惊，应道：“一大早起来，宫里突然下旨，召了小姐进宫，管家等人自然会去禀报族长。我只怕小姐孤身进宫，势单力薄，连个使唤的人也没有。”

说得也有道理，王倾君让葡萄在身边坐下，蹙眉道：“你说，好好儿的，宫里怎么突然就要召我进宫了？”

葡萄看看王倾君，见她一对秀眉，秋水眼顾盼生辉，不由得喃喃道：“莫非是小姐的美名传到宫中，皇上这才迫不及待迎小姐进宫为妃？”

“啐！”王倾君瞪了葡萄一眼，她相貌是不错，但皇帝是见惯了美人的

人，怎会迫不及待？且宫中要纳妃，自有各种礼节，也会事先通知，让府里做好准备，断不会这样仓促。若不是内侍捧了圣旨，侍卫又出示了证明，她几乎怀疑这些人是山贼假扮来掳挟女人的。究竟怎么回事？

见王倾君疑惑，葡萄反过来安慰她道：“小姐放心，许是一场误会呢！”

“希望如此吧！”王倾君思忖片刻，贴在葡萄耳边道，“听闻初次进宫的嫔妃，都会让太医把脉，确认身体健康方才放行。待进宫后，若见着来把脉的太医中有李松柏，你便设法接触他。他在宫中当太医，没准知晓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葡萄年方十五，自小跟在王倾君身边，颇为机警，听闻此言，心里稍安，悄声道：“真要不行，就跟皇帝禀告，说小姐已经跟李太医有婚约了。反正小姐孝期已满，本来就要谈婚论嫁了。”

王倾君之父王启是大唐帝国四大将军之一，三年前领着两个儿子和蕃国对战，中了埋伏，两个儿子皆阵亡，他也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回到京城不久便伤重不治而亡。王启的妻子尚夫人受不住夫死子亡的刺激，不久也病亡了。现下整个王家只剩下王倾君这个孤女了。

王启有两个至交好友，一个是镇守边关的名将司徒将军，一个是京城名医李纵。这两人闻得王启身亡，王家只剩下孤女王倾君，皆让儿子上门吊唁，并暗示，待三年孝满，会上门向王倾君提亲。

司徒将军之子司徒元得了父荫，在朝中任了一个正五品武职，李纵之子李松柏却在宫中当太医，两人各有前途，都是不错的人选。王氏族人暗中商议，只等王倾君孝期一满，便要劝她在司徒元和李松柏中间挑一个出嫁，到时生个儿子过继到王家，好继承王家香火。

不想王倾君孝期刚满，在毫无防备之下，一道圣旨下来，就强召了她进宫为妃。

待宫车渐近宫门，王倾君悄悄掀帘向外看，这才发现，宫门处居然停了好几辆宫车，车中所坐的，也是一脸不解、掀帘向外瞧的妙龄女子。敢情今儿突然被召进宫的，不止她一人哪？

宫车很快进了宫。王倾君和葡萄被领到祥云殿歇息。同在殿内的，还有另外九位妙龄女子。大家互相问起，这才知道，她们都是一大早突然接到圣旨，不容她们收拾打扮，侍卫就强押了她们上宫车，直接送进宫来的。

王倾君瞧了瞧另外九名女子，有些犯嘀咕。历来选妃，不单选相貌德行，也选身世。这些女子相貌虽不错，却也算不上绝色。更有几位衣着普通，一看就知道出身不高，怎么会选进宫呢？

众女子也感觉事情有异常，略为不安，只是问来问去，皆问不出什么，且正经接了旨，圣旨里确实宣读了，是让她们进宫为嫔妃的，一时皆面面相觑。

一位叫李淡云的女子叹道：“唉，今儿是我生辰，母亲特意为我准备了新衣，还没换上，圣旨就来了。”

王倾君脱口道：“啊，今儿也是我生辰呢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众女子纷纷应和。

王倾君微张了嘴，这些女子家世各有差异，相貌也各有优缺点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便是七月初七日子时出生，人称七巧女。

大家恍然大悟，各嘘出一口气道：“看来宫里不是选妃，是选七巧女来着。”

众人正叽叽喳喳，已有内侍进来传话，让她们依次出殿，到另一侧殿让太医把脉。

一听太医两个字，王倾君便冲葡萄使眼色，葡萄会意，微微点头，跟在她后面出去。

到了侧殿，王倾君一瞧，来的太医中，果然有李松柏。

李松柏见到王倾君，难掩眼里的震惊，很快便垂眸掩了神色，像不认识王倾君一样，伸手为她把脉。

咦，有内情？王倾君心知有异，也装作不认识李松柏。

诊完脉，宫中嬷嬷又来检查身体，折腾一通后，才有人领了她们到厢房安歇，以待陈皇后召见。

候得无人察觉，葡萄从袖角摸出一卷字条，递到王倾君手中。

王倾君展了字条一瞧，见字体匆匆而就，极为潦草，但确是李松柏的笔迹，心头略定。待看完字条，差点撞墙，呜呜，只怕这次有进无回了。

原来当今皇上唐若龙自打年初便缠绵病榻，药石无灵，至六月底，更是卧床不起。

不想七月初六时，唐若龙忽然召见清尘子道长密谈了一番。当晚，唐若龙便发出旨意，搜寻京城年方十六，于七巧节子时出生的十位女子进宫为妃，安排在七巧节这晚为他冲喜。

王倾君本来想着，自己父亲兄长为国捐躯，于国有功，到时见了皇后，表明身份，求求情，没准能放自己回府。但皇帝搜寻七巧女进宫为的是冲喜，哪会轻易放她回府？

葡萄凑过来看了字条，含了哭声道：“小姐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王倾君气恼：“合着我王氏一门，全该为国捐躯啊？”说着撕烂字条，拿在手里揉搓，怕人察觉，也不敢扔在地上，待要放进嘴里，看到葡萄张着嘴说话，便把碎纸全塞进她嘴里，轻声道，“你今早还不及吃早膳，嚼嚼这个充充饥吧！”

葡萄：……

一时内有侍来传她们，道是陈皇后召见。

众人来到清宁宫，请安行礼毕，自有内侍拿了册子点名。

“王倾君，年十六。”

一位内侍捧着册子，声音尖厉，念到王倾君时，略停一停，眼尾一擦，见王倾君默默上前跪下，这才继续念下一位。

王倾君匆忙瞥一眼陈皇后，见她三十岁出头，美艳无双，确是一副国母之相。心里暗思，不知道自己待会儿向她求情，有没有效果？

待内侍念完，陈皇后才缓缓道：“都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”

王倾君挺直腰背，抬起了头，极力要引陈皇后注意，好借机表明自己的身份。

陈皇后一瞥间，见王倾君神色与众不同，便多瞧了她一眼，待见她上着素罗轻衫，下系宝蓝的小花蕊锦裙子，腰间花穗，压裙玉鱼子，一身打扮不似平民女子，便看向内侍，内侍赶紧上前禀报了王倾君的出身。

陈皇后一听，脸色一凝，转向王倾君道：“你是王启之女王倾君？”

“正是。三年前和蕃国作战，两位兄长皆阵亡。家父打退蕃国后，带伤回京复命，一个月后伤重而亡。家母伤怀之下，不久也亡故了。如今王家只剩臣女一人了。”王倾君低声作答，伏地道，“请皇后娘娘开恩，准臣女回家。”

陈皇后闻得此言，略微皱眉。

早有一位内侍上前道：“皇后娘娘，今日七巧节，召了十位七巧女进宫是皇上的旨意，若放了一位归家，却不好交代。”

听得内侍的话，陈皇后定定地看着王倾君，缓缓道：“既已进宫，便是天家之妃，凡事以皇上为重。以后好好服侍皇上，若能诞下一儿半女，自然能获得封号，享尽荣华。回家之说，休得再提。”说着吩咐内侍道，“领她们下去，等候侍寝。”

晴天霹雳啊！王倾君欲哭无泪，人家才不要服侍缠绵病榻的老皇帝呢！

今儿召进宫的七巧女，皆年满十六，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在家时，不单学女红等事，母亲也已秘密教导过人事，一听侍寝这等话，皆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现下宫中嫔妃共有七品，像她们这种仓促召进宫的，还没有正式位分，统称美人。若能侍寝，得了圣意，保不准便能晋个位分，光宗耀祖。若再能诞下一儿半女，那就真的和陈皇后所说的那样，从此荣华富贵了。众人想着，皆脸红心热，暗暗作了无尽遐想。

李淡云心眼略比其他七巧女多些，高兴之余，见王倾君脸色古怪，不由得也警惕起来。像她们这种普通人家的女儿，家世不出众，相貌不绝色，就是德行，也没有到了让人传诵的地步，宫里为何突然召了她们进宫？

有几个七巧女见李淡云突然不说话，面面相觑，很快也沉思起来。隔一会儿有一个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是因为咱们皆是七巧节出生，这才召咱们进宫的？”

“明摆着啊！”王倾君低沉道，“都别高兴得太早哪！”

李淡云一下拉住王倾君的袖角，小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王倾君还没答，已有内侍领了宫中嬷嬷来指导她们礼节，这一指导，便花了半天工夫。

待得午膳，宫中嬷嬷一边指导进餐礼节，一边不咸不淡地道：“各位美人，按宫中规矩，候着侍寝的，晚上都不能用餐，若是不耐饿的，这会儿便多吃些吧！”

王倾君本来没胃口，一听这话，只得奋力吃起来，一边朝葡萄使眼色。

葡萄站在她身边伺候，接到眼风，悄悄比个手势，表示知道了。不就偷藏几个鸡蛋晚上吃吗？这个容易啦！

午膳毕，休息一个时辰后，又有嬷嬷来给她们修眉开脸剪甲，涂了香露滋润手足。

王倾君趁人不觉，把左手腕上的镯子褪下塞在帮她修甲的莫嬷嬷袖子里，一边悄声问道：“嬷嬷，侍寝，是怎么个侍法？”

莫嬷嬷得了镯子，眉眼松动，借口所坐的地方不够光亮，不利于修甲，让王倾君把椅子搬到近殿门口处，看看众人听不清她们说话，这才压低声音道：“王美人若有法子，便趁早出宫吧！”

王倾君闻言，不动声色地把压裙子的玉鱼子解下，一并落入莫嬷嬷袖中，这才低低问道：“嬷嬷能否帮我传递消息？若能，头上所佩首饰，全属嬷嬷。”

莫嬷嬷为难了一下，见着王倾君如花年纪，心底突然一软，终是悄声道：“若要把消息传递到宫外，恐怕不能。若是宫内，倒还有法子可想。不知道王美人宫中有可相识之人？”

王倾君说了李松柏的名字，轻轻道：“嬷嬷把我的玉鱼子给他瞧了，他要没话说便罢，若有话说，嬷嬷设法来通知我。”

莫嬷嬷权衡得失，很快便点点头。

到得傍晚，香汤沐浴完毕，十位七巧女便坐在窗前等候皇帝召见。

王倾君左等右等，不见莫嬷嬷过来，心下焦焚，无可奈何假装肚子不舒服，让内侍帮忙请太医过来瞧瞧。

内侍见王倾君突然捂着肚子，疼得满脸是汗，也不敢怠慢，忙去上报。

葡萄借机扶了她坐到一边，贴耳道：“小姐，李太医要是没法子，咱们可怎么办？”

李松柏不过是小小太医，王倾君对他也不抱什么指望，只是指望他能传递消息出宫，看看王氏族人能否找到父亲的旧交尚书令罗冲。若有罗冲出面，她再假借身有重疾，或有一线出宫的希望。

王倾君低语道：“真要不行，就得喝些冷水，吃点发馊的东西。待上吐下泻，自能免了侍寝。只是不到最后，此法万万不能用，以防事出突然，无力自救。”

葡萄见王倾君自有主意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回正常位置。

待银河横渡，牛郎织女星遥相对望，十位七巧女便陆续被抬走了七位。只剩下肚子疼的王倾君，心存疑惑的李淡云，并一位名叫夏巧儿的姑娘。

在李淡云和夏巧儿的想象中，皇帝就算无比强大，也不可能一夜御数女，顶多在她们这些人中挑两位今夜侍寝，可是如今居然抬走了七位，这就叫人惊异了。

夏巧儿怯怯地扯扯李淡云的袖角，悄悄道：“听闻皇上今年春秋已四十有三，这……”

是啊，这个岁数，怎能夜御数女？李淡云也极是不安，悄悄道：“或许只是召见而已。”

夏巧儿未及答话，一位领事公公已进来了，尖声道：“皇上召李美人夏美人王美人侍寝。”

葡萄急得不行，扶着虚弱的王倾君道：“公公，我家小姐不大舒服，可否待太医诊过，再去侍寝？”

领事公公不理睬，只道：“皇上有令，今晚十位七巧女须得全到殿里伺候，咱家遵令行事，可不管你们有病没病。”

“公公您瞧，我家小姐这个样子，可怎么伺候皇上？”葡萄道，“若是带累了公公，可怎么是好？”

王倾君情急，当着李淡云和夏巧儿的面，从头上摸下所有首饰，递在领事公公手里，嘴里道：“求公公通融一下。待太医诊完脉，服个药丸，再过去服侍皇上，也免得这副病态让皇上生气。”

李淡云心神不定，看看夏巧儿，看看王倾君，突然咬咬牙，也把头上两根看得过去的钗子取了下来，走过去递在领事公公手里，求道：“我们三人皆不大舒服，公公便让太医给我们诊诊脉吧！”

夏巧儿本来不舍得自己的首饰，见王倾君和李淡云皆如此做，便也拔了一根钗子递在领事公公手里，小声道：“求求公公了！”

领事公公拈拈手里的首饰，见有两件成色还行，略感满意，便道：“两刻钟后，是活是病是死，都得抬你们过去。”说着退了下去。

“姐姐，你定然是知晓什么事儿的，告诉我们吧！”李淡云紧紧拉了王倾君的手，求道。

王倾君心慌意乱，抬头见得李淡云和夏巧儿恳求的眼光，眼见内侍们不在殿内，权衡轻重，迅速道：“你们立下重誓，若有事儿，不供出我的名字来。”

李淡云和夏巧儿本也是心灵手巧的人，一听这话，下意识便知道，今晚这事确实不对了，便忙不迭点头，各立下重誓。

王倾君待她们发完誓，便拉了她们，贴耳把所知道的事情说了。

李淡云听完，惊得差点绊倒在地，原来皇上已病重，召她们进宫，是为了冲喜。纵她见识浅薄，却也知道，要动用到冲喜这一招，一般是没救了。万一皇上驾崩，她们这些人算怎么回事？

夏巧儿也吓得花容失色，紧紧捂了嘴，这才没有哭出来。她本来和表哥已谈婚论嫁，因着表哥家不肯多出聘礼，自家娘亲赌气，不肯松口，订婚日子才被拖延了。为着这个，她也暗暗埋怨表哥，认定他没有尽心。今早突然被召进宫，初始时，她还暗暗痛快，想着姑母定然会悔不当初。待自己以后成了嫔妃，高高在上，看姑母和表哥还敢小觑她？到这会儿，悔不当初的，却是她了。

王倾君见李淡云和夏巧儿脸色惨白，神色惊惶，不由得有些后悔告诉她们这件事。反正待会儿她们也会知道，这会儿告诉她们，只平添惊惶而已。

李淡云却比王倾君想象中的要聪明，只一会儿就镇定下来，紧紧拉住王倾君和夏巧儿道：“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须得想个法子才行。”

“你们没听领事公公说了，就是病了，也得抬过去吗？”王倾君苦笑道，“本来以为装装病，或者能拖延些时日再侍寝，可现下瞧着这法子也不行了！”

王倾君的话还没说完，却听得门响，有内侍引了两位太医进来，便止了话。

来的两位太医中，其中一位是董太医，另一位，正是李松柏。

诊脉期间，王倾君数次看向李松柏，李松柏却不看她，只专心诊脉。

呜呜，李大哥救命！王倾君心内呐喊，脸上却不敢露出来。

李松柏诊完脉，也不开药方，只道：“不过食滞，只需用一颗消食丸，温水送服便可。”说着便要嘱人去领药，却恍然记起另一事，翻了药箱，取出一粒蜡丸，当众捏开，把黑乎乎的药丸倒在王倾君手掌心，解释道，“这是我自己随身备着的消食丸，王美人服用这个也一样，倒不必再令人跑一趟了。”

随身备着的消食丸？王倾君看着手掌心的药丸，抬眼时，见得李松柏眼神一闪，马上明白了过来，这药丸有玄机。太好了，谢谢李大哥哪！

葡萄手勤，已是帮李松柏收拾好药箱，谢了又谢。

“葡萄，帮我倒杯水！”王倾君待葡萄递过杯子，借她的身子遮住李淡云和夏巧儿的眼光，捏开药丸，见丸心果然藏有一张小纸团，忙抽出纸团展开细看。

这一看差点魂飞魄散。天啊，事态好严重、好可怕的样子。

第二章 惊心动魄

李松柏在字条上写的是：不能成功侍寝者，已投入炼丹炉祭丹。消食丸为春丸，酌量服用。

李松柏简短的两句话，透露出的，却是惊心动魄的消息。一、七位侍寝的七巧女，这会儿已凶多吉少；二、想要活命，便得成功侍寝；三、春丸是救命丸。

王倾君看完，手指一缩，迅速把字条团在手心，塞到嘴里，就着手里的温水吞服了下去，一边微哑着声音对葡萄道：“这药丸要酌量服用，不能一下子全吞了。”

李淡云和夏巧儿认定王倾君不过是装病拖延侍寝时辰而已，倒没有留意她的小动作。

一时领事公公领了内侍进来，指指她们道：“抬走！”

葡萄待要跟上王倾君的步辇，却被人拦下了，领事公公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皇上只召美人侍寝，宫婢退避。”

此去凶险，葡萄一道去，没准便是一道送死。王倾君回首道：“葡萄，你在这儿等我回来。”说着看定葡萄，带着交代遗言的悲壮，比比手势：我若不回来，你就去找李松柏，让他帮你出宫啊！

领事公公不耐烦，已喝道：“快走快走，要是耽误了，全得人头落地。”

眼看着时辰已不早了，领事公公也心急，怕到得迟了，自己会担了莫大的干系，因此只催着抬步辇的内侍快走。

才坐上步辇，王倾君突然捧着肚子叫起来，在步辇上摇摆了一下，“咚”一声，竟是摔到地上，尖叫了一声，在地上滚来滚去地喊疼。

李淡云和夏巧儿听得尖叫，回头来瞧，却听领事公公道：“先把她们抬过去，咱家稍后就来。”说着黑了脸，转向王倾君，喝几位内侍道，“还愣着做什么？把人弄到步辇上，拿东西缚住，赶紧的抬走。”

葡萄还站在殿外，见得王倾君滚落到地上，便要去扶，却被领事公公拦住了，待要拼命上前，却见王倾君突然抬头看她一眼。

葡萄机警，假装还要上前，却不敢上前的样子，不动声色退到领事公公身后，只待王倾君动手，她便全力配合。

王倾君迅速估量四个抬步辇的内侍，只等他们过来缚她，便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拳打晕两个，然后待葡萄打晕领事公公，再联手把剩下的两个内侍解决掉，之后趁着夜色藏起来，想法逃出宫。

四个内侍听得领事公公的话，已是解了腰带，准备上前缚王倾君，却听得脚步声，一阵侍卫列队过来，问道：“公公，怎么了？”

良机稍纵即逝，王倾君无奈，只得挣扎着站起来道：“公公，我没事了，可以上路了。”说着自动坐上步辇，不再喊肚子疼。

葡萄藏在袖子里的拳头还紧紧握着，万般不甘心，却又无计可施，眼看着步辇渐远，不由得红了眼眶。呜呜，小姐，你一定要回来啊！

一行人很快来到三清殿外，却没有立即进去，只在殿外等候召见。一时有一位在皇帝身边服侍的曾公公出来，摆手道：“里面还没完事，过会儿再进去。”

曾公公说着，抬眼见得另一侧有步辇移近，不由得眯起眼，借着殿前灯笼的光亮细瞧了瞧，霍然发现来的人是陈皇后的侄儿陈文安，一时步下台阶迎了出去。

陈文安今年十九岁，少年有才，已官至正四品司业之职。陈皇后更把自己的长女千金公主许配于他，因皇帝病重，朝中诸事繁忙，婚期才拖延了下来。

陈文安既是陈皇后的侄儿，又是千金公主的准夫婿，深夜来此，自有深意。曾公公不敢怠慢，待得步辇一停下，便打个千儿请安，口称见过陈司业。

王倾君听得曾公公的说话声，不由得悄悄抬头，瞧向台阶下，只见来人年约二十岁，身段颇长，身穿柿红长衣，袖口领边掐丝暗金线，白玉腰带。殿门口灯笼映照在他脸上身上，那一股风华绝伦，难描难叙。只一会儿，王倾君便意识过来，这便是千金公主的准夫婿陈文安了。

陈文安十岁之前极为顽劣，是有名的浪荡少年，闯下无数祸事。他的父亲陈策无奈，把他送至远离京城的福州少林寺，挂在住持名下当了一名俗家弟子。至十三岁，陈文安才回京城。陈文安回京城不久，父亲陈策和母亲严氏夫人皆病亡。自此后，他专心读书练武，渐露才华，去年以十八岁之龄高中探花郎，一时风光无限。今年因有政绩，更是官封正四品司业郎，人人称道。

这样一个人，自然是京城闺秀讨论的热点人物，王倾君也听闺中密友嘀咕了

无数次，道若是能嫁得陈司业，此生无憾等语。这会儿瞧去，见陈文安果然人才出众，值此时刻，她却还有心思欣赏美色，暗自点头，果然是美男哪，若那老皇帝也长这样，今晚死就死了，可惜啊……

见得殿下垂首立着一位美人，陈文安忖度是今天新召进宫的七巧女，也不多问，只对旁边的曹公公挑了挑眉。

曾公公见陈皇后身边得宠的内侍曹公公陪同陈文安一道来了，便笑问道：“曹公公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让人通知一声不就行了？”

“怎么，咱家来不得？”曹公公不给情面，不阴不阳地道，“事儿如何了？”

曹公公代表的自然是陈皇后，曾公公不敢怠慢，只斟酌言词道：“瞅着不大行，已抬走了七位，还有两位在里面，估计也快了。”

曹公公抬眼看了看王倾君，问道：“只剩下这一位了吗？”

曾公公点头应是，又谄媚地报告道：“皇上嘱咐了，若有成功的，暂时安置在祥云殿住着，令人好生看护。可惜前头七位，全部不成功，都抬到炼丹房那儿了。”

王倾君一听，犹如五雷轰顶，差点站不稳，只紧紧攥了拳头，才勉强定下神来。天啊，前边那些七巧女都投入炼丹炉了？我不要死啊我不要死！

陈文安对美人们死不死的并不放在心上，但是皇帝重病，却还要一夜召十女侍寝，死期已近。他此来，是领皇后之命，要让皇帝在榻上写下遗诏，立陈皇后之子唐天佑为太子。

皇帝唐若龙十六岁登基，当时立的皇后是孙玉华，孙玉华死后，才改立陈贵妃陈蓉为皇后。

孙玉华育有两子，长子唐天致如今十八岁，有战功，声望甚隆；次子唐天远十六岁，温厚和平，极得皇帝喜爱。

陈蓉育有一子一女，长女千金公主今年十六岁，儿子唐天佑十岁。

先前因太子之位，朝臣之间有争论，有认为唐天致既然是孙皇后所生，乃嫡出，又是长子，自然要立他为太子。有认为现下国母是陈皇后陈蓉，自该立陈蓉之子唐天佑为太子。两派争论不下，便有第三派出来，说道皇帝正当壮年，立太子之事大可缓期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不想皇帝今年春天一场小病后，渐成大病，至卧床不起，而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不管是朝臣还是陈皇后，都心急如焚。

今日皇帝召七巧女进宫侍寝，陈皇后已感不妙，忙秘密召陈文安进宫，着手安排，让他务必要见到皇帝，取得遗诏。

陈文安既是陈皇后的侄儿，又是千金公主的准夫婿，他进出宫闱倒也顺利，这会儿对曾公公道：“请曾公公通禀一下，说驸马求见。”

不说姓名，不说官职名，只说驸马，便是女婿求见丈人，自有其中含意在。

虽则皇帝说过，今晚谁也不见，但皇帝对陈文安这个准女婿，向来极是欣赏，就算不见，也不会十分苛责。曾公公权衡得失，很快做了决定，转身进去通禀。

见陈文安求见皇帝，王倾君暗暗嘘一口气，没准这一打岔，皇帝便不要她侍寝了呢！未等她再寻思，只听得一片脚步声，内侍抬了两个担架出来，担架上各伏着一个人，一动不动，有淡淡的血腥味飘浮在空中。

王倾君眼尖，这么一瞬间，却是认出伏在担架上的，正是李淡云和夏巧儿，一声惊呼未及喊出来，已生生吞了回去。李淡云和夏巧儿不过先她一步而来，竟这么快就死了？

一队侍卫站在不远处，冷冷地看着她，见她没有哭喊出来，便没有上前。

陈文安瞥见王倾君捂了嘴，却没有尖叫，倒有些意外，嗯，这位美人挺坚强的嘛！

很快曾公公便出来了，把手中的拂尘夹在手肘，朝陈文安拱手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宣陈驸马觐见。”待陈文安抬步，曾公公又指指王倾君，吩咐身后跟出来的内侍道，“抬进去。”

陈文安随曾公公进了三清殿，来到皇帝寝室外，一时嗅得寝室内飘出龙涎香和药香时，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，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

只一会儿，曾公公就出来道：“驸马爷请进去。”

陈文安进了寝室，见床前放着一道屏风，屏风后隐约有人影，忙隔着屏风跪下道：“陈文安叩见皇上！”

唐若龙听得陈文安的声音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却哑着声音问道：“不是还有一位美人吗？”

曾公公听得此话，便扬声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召王美人侍寝。”

陈文安一抬头，就见内侍扶着王倾君进来，搀向屏风后。

寝室龙涎香的味道漫开，袭入鼻端，令人神思半荡。陈文安跪了半晌，不见唐若龙传唤，只隐约见屏风后人影晃动，传出一些声响来，他听着，俊脸起了暗红。只是心里终是疑惑，据他所知，唐若龙病后，已有一段时间不能御女，先头的七巧女很快抬出去便是铁证。为何这一个，却行了呢？

莫非这七巧女是孙淑妃的人？

现今想取得遗诏的，不止陈皇后，还有孙淑妃。孙淑妃是前皇后孙玉华的妹妹，现育有一子唐天宁，只是她位分不及陈皇后，且儿子年纪小，自知无力问鼎帝位，但她另有打算，只一心一意要帮孙玉华所出的大皇子唐天致谋得帝位。